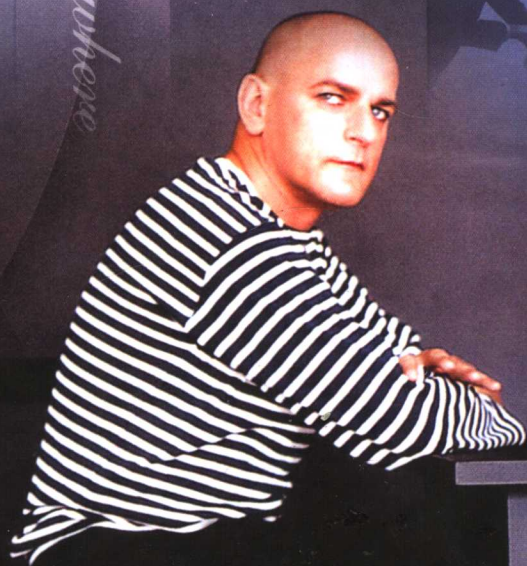


蓝色虚拟空间

「美国」杰弗里·迪弗 著 陈小慰 译

The Blue Vortex





蓝色虚拟空间

[美国] 杰弗里·迪弗 著 陈小慰 译

THE BLUE NOWHERE

译林出版社



2B679 / 0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蓝色虚拟空间／(美)迪弗(Deaver, J.)著;陈小慰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2004.6

(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

书名原文: The Blue Nowhere

ISBN 7-80657-570-7

I. 蓝... II. ①迪... ②陈...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5399 号

Copyright © 2001 by Jeffery Deaver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UK,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4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登记号 图字:10-2002-152号

- 书 名 蓝色虚拟空间
作 者 [美国]杰弗里·迪弗
译 者 陈小慰
责任编辑 许冬平
原文出版 Hodder & Stoughton, 2001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邮编 210009)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丹阳教育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3.5
插 页 4
字 数 320 千
版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570-7/I·499
定 价 (精装本)22.6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网络的双刃剑

——析《蓝色虚拟空间》

陈小慰

《蓝色虚拟空间》将改变人们对计算机的感受。

试想一下,只要用户开机上网——有人便可以利用手中的计算机,自由出入该用户的电脑,任意穿梭其间。他可以在用户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窥探用户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可以假扮成用户,可以读到用户的病历,可以取光用户银行存折里的钱,可以给用户捏造一个子虚乌有的情人,往其妻子或丈夫那里一封封地发送抄来的伪造情书,还可以让人丢掉工作,甚至置人于死地……在读到这一切后,面对电脑时,你还会像过去一样轻松自在、心无戒备吗?

日新月异的网络技术正在影响着现代人的生活。它在为人们带来无数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危险因素,在造就了无数全新英雄的同时,也给了另类罪犯赖以滋生的温床。在《蓝色虚拟空间》这部题材前卫、以信息技术新领域为背景的悬疑惊险小说中,杰弗里·迪弗在读者面前展现了一个完全出乎人们一般想像,神秘高深、无比奇妙的同时又令人心惊胆战的网络和黑客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网络的面目有时会变得狰狞可怖,人们心安理得享受的安全,突然之间变得飘忽不定,难以把握;键盘上居心叵测地轻轻一按,就能使平日看似无比强大的人顷刻间丧失财产、理智,甚至性命。

当丧心病狂、擅长利用“社交工程”扮演伪社会角色滥杀无辜的黑客败类乔恩将目光投向硅谷时,无辜电脑用户的噩梦便开始了。正如他的网名“菲特”所暗示,他要在这里玩网上杀人游戏的

现实世界版。菲特是一位计算机天才,他和帮凶“肖恩”共同设计编写的“隐秘门”软件,使他得以进入并控制几乎任何一台用户电脑,浏览储存在用户电脑中的所有文件,包括电子邮件,重新设置更改内部程序,甚至让硬盘崩溃。更有甚者,他并不就此罢手,置人于死命才是他结束一次游戏的方式。他锁定富有挑战性的攻击对象,潜入他们的电脑,窥探他们内心深处不为人知的恐惧、脆弱和种种隐私,并且以令人胆寒的精确计算,从电脑屏幕走进用户的实际生活,取得他们信任,并一步步引诱他们走向死亡。更可怕的是,在实施杀害前,他还要“进入”被害者心脏,因为对菲特而言,每一次谋杀都如同一次不同寻常、充满挑战的 MUD 游戏;每次得手,他都要迎接新挑战——向更高的游戏级别进军,瞄准更难以接近的攻击对象。面对这个残忍变态、身手不凡的骇客杀手,只有同样睿智的头脑才能与之抗衡。为此,加利福尼亚州警署计算机犯罪调查组大胆起用因破解国防部安全加密软件而蹲在监狱里的计算机天才怀亚特·吉勒特,协助警方追踪夺命骇客。就在追捕工作紧张进行当中,菲特向警方发起了更加沉重的一击——残忍杀害了计算机犯罪调查组组长安迪·安德森。于是,吉勒特与来自凶杀组的老派警探弗兰克·毕肖普精诚合作,带领由警探和计算机专家组成的破案小组,殚精竭虑,各显神通,运用天才的网络技术本领,克服重重困难,终于成功追踪到罪犯的下落……

小说以令人信服的细节描写,生动真实地描绘了分别代表正义和邪恶的两位黑客以超人技术和智慧较量过程,令读者获得一种新奇的阅读享受。在不到两昼夜的时间跨度中,情节跌宕起伏。先是吉勒特突如其来地“背叛”出逃,然后是不可思议的事一再发生:每回警方追踪到菲特的下落,精心筹划的抓捕行动总是无功而返,似乎有人在给菲特通风报信。谁是菲特的同伙?吉勒特的真正动机是什么?谁是计算机犯罪调查组里的内奸?自始至终,紧张的气氛和惊险的情节以及许多似是而非、扣人心弦的悬念无时

不在左右着读者,吸引着读者欲罢不能,以一气读完为快。而菲特杀人游戏的帮凶肖恩这个“人物”构思得更是精妙。“他”到底是谁这一点扑朔迷离,充满诡异色彩,并在警方内部引起种种猜疑。到最后水落石出,又是一个令读者意想不到却在情理之中的结果。

在这部给读者以全新阅读体验的小说中,作者通过对吉勒特和菲特这两位正反两面网络黑客奇才的成功塑造,把可能对我们生活产生巨大影响的黑客世界新鲜而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在普通电脑用户看来,说起“黑客”,立刻就会联想到计算机病毒和网络破坏。殊不知,“黑客”原是褒义词,指的是善于创新的程序设计技术精英,或热衷于解决问题、克服限制的人。它的产生源于一种共享的网络精神。1960年,因特网的前身阿帕网(ARPAnet)实验刚刚在美国国防部开始,一些程序设计专家和网络名人组成了具有共享性质的文化群体,这个群体的成员为自己创造了 hacker 这个名词。他们的文化态度是持之以恒、自由发挥、穷究到底,不断解决新问题,取得科学成就。他们愿意为写程序而写程序,并乐在其中。虽然黑客闯荡网络空间的目的常常是打破信息垄断,让权力机构难堪,但他们将自己与专门侵入电脑和电话系统进行恶意破坏的人区分开来。称他们为“骇客”或“飞客”,不愿与之相提并论。在传统黑客看来,骇客或飞客懒惰、不负责任,并且不够光明正大。真正的黑客从不破坏计算机安全,从不进行计算机犯罪。如书中所说:“一名真正的黑客闯入别人的机子只是为了证明自己能够办到,为了看看里面究竟有些什么东西——仅仅出于好奇而已。黑客道德是只看碰。”对两者的根本区别,行家曾经一言以蔽之:黑客创造新东西,骇客破坏东西。但是,令人叹息的是,随着互联网的兴盛,共享的黑客没有大行其道,骇客则日益嚣张,最终,在公众的眼中,黑客就是骇客,黑客就意味着破解安全系统,意味着恶意侵入他人电脑。

菲特和吉勒特分别代表着黑客群体中好黑客与坏黑客的两个

典型。菲特可谓是形形色色的黑客罪犯的混合体。现实生活中攻击电脑系统的黑客有些是搞恶作剧的不羁少年,有些是窃取商业软件以图谋利的淘金者,还有一些则纯属好奇。而菲特不同。他比骇客更坏,不仅大肆攻击破坏政府和平民的电脑系统,非法窃取他人资料,更以杀人害命而后快。他是拥有超凡网络技术的奇才,更是一名反社会、反人类、魔鬼式的电脑黑客,一个人性泯灭,利用电脑行凶的冷酷杀手。精神变态的他生活在网上虚拟世界里,完全分不清虚拟世界和真实世界的界线,把现实世界中有血有肉的人统统视为电脑游戏人物,滥杀无辜,以此为乐。在他看来,软件代码和人之间没有任何不同。“他们都是被制造出来的,为某种目的服务。人死掉就好比旧软件被新版本取代。不管是在机内机外,人的体内体外,蜂窝还是电子,概莫能外。”对他而言,计算机比人更为重要。一个人死了算不了什么,可要是硬盘崩溃,那才是大灾大难。

作者并没有满足于简单呈现一个冷酷无情的凶手,而是对他变态心理产生的环境和根源做了必要铺垫,使这一人物形象丰满、可信。菲特是一个高智商的罪犯,爱好戏剧,喜欢米勒和莎士比亚。他来自一个钱很多爱很少的家庭,父母只顾工作,和子女缺少沟通。童年和少年时期超常的智力因缺少爱、理解和正确引导以及自身性格弱点而使他离群索居,仇视同类,一旦接触网络,便深陷其间,不能自拔。关于菲特的死这一情节在小说里也安排得别出心裁、耐人寻味:他并非被代表正义的执法部门处死,而是死于自称来自地平线在线公司安全部门,协助警方破案,实则代表网络服务商群体,同样扮演伪社会角色骗过众人的帕特丽夏·诺兰之手。他们利用警方力量寻找“隐秘门”并坚决消灭菲特,原因是“隐秘门”给利润高达亿万美金的美国网络业带来巨大威胁。这里,作者借吉勒特的心理活动表达了对菲特(乔恩)的憎恨和惋惜之情。虽然吉勒特早已因为与乔恩志不同道不合而分道扬镳,并成为你

死我活的不共戴天之敌,但亲眼目睹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变态杀手的消亡,他还是“抑制不住地感到失落与哀伤。不错,乔恩·帕特里克·荷勒维罪有应得,死得活该。他是魔鬼,可以随心所欲掠夺他人性命,就像在 MUD 游戏中取出游戏中角色的数字心脏一般从容轻巧。然而,在这个年轻人体内还有另外一个人:这个人编起程序来就像演奏交响乐一般优美,在他击打键盘的动作中,可以听到黑客们无声的高笑,看到无拘无束的心灵所表现的卓越才华。这种才华如果在多年前有人引导,朝正道上走——完全有可能使乔恩·帕特里克·荷勒维成为世界上万众仰慕的电脑高手”。菲特这一人物的成功塑造使他极具感染力。

同样身怀绝技的网络天才怀亚特·吉勒特则是好黑客的典型。他痴迷蛋塔和计算机,曾经是菲特的网上至交,正是他创造了“蓝色虚拟空间”这个说法,用来指网络空间。在吉勒特创造的这个新词汇里,“蓝色”代表计算机工作的电流。“虚拟空间”则意味着它是一个无影无形之所在。他具有典型黑客特有的探究创新精神和好奇心。但这两人的本质区别在于,吉勒特从不恶意利用自己的过人奇才损害他人和公众利益。不错,他也许常常有把硬盘和软件破解拆开看个究竟的冲动,但他在拆完后总是把它们重新拼装,他的网络攻击更多的是好奇心使然,或为了证明自己的技术实力或挑战自以为是的权力机构。他是非分明,嫉恶如仇。

对这个人物,作者同样倾注了巨大心力。在他笔下,吉勒特并未被写成是一个无懈可击的完人,而是一个虽有这样那样弱点,却更显其真实可信的丰满形象。他因过分痴迷电脑,侵入国防部安全加密软件而被捕入狱,倾家荡产,并导致他与妻子离婚。在狱中,经过反思,他认识到自己对妻子造成的伤害,决心痛改前非,用实际行动来补偿。他在狱中利用非凡身手设法上网,进入妻子的信箱,得知她就要与别的男人(其实是他们的儿子)远走高飞时,不禁心急如焚。虽然监狱条件简陋,他还是把自己的特长发挥到极

至,设法自制了一个具有很高商业价值的调制解调器,朝思暮想能有机会尽快交给妻子,赢回妻子的芳心。在得知警方要他协助抓捕网络罪犯时,他欣喜若狂:这自然是出于正义感和对解决计算机难题的向往,但更重要的是这使他看到了实现梦想的绝好机会。后来他出人意料的“叛逃”和由此产生的冲突和悬念全是因为他的一个单纯动机:见到妻子,留住她。

作者还成功塑造了参与调查此案的其他人物形象。不论是老派而精明干练的毕肖普,还是家庭不幸、脾气暴躁的谢尔登;不论是追求时尚、反应快速的莫特,还是背时潦倒、兢兢业业的史蒂芬;不论是做事细致、勤劳善良的桑切兹,还是工于心计、瞒天过海的诺兰,都一样刻画得细致入微、栩栩如生。他们和几个被害者一道,分别代表了当今美国社会的不同群体,耐人寻味。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题材的关系,小说中花了大量篇幅描写两位黑客高手在虚拟网络世界中展开别开生面的追踪与反追踪过程,惊险事件环环相扣,对人物的日常现实生活着墨不多。但即便是寥寥数笔的触及,也能让读者深切感受到,作者十分注重笔下几个主要人物亲情、爱情和人性化的一面。毕肖普生长在一个和睦的大家庭里,一举一动透露着对妻子儿子的爱与关心。他面对匪徒临危不惧,却在得知妻子可能身患重病时表现出极度的脆弱;谢尔登因为间接的“网络杀手”痛失爱子,长期与妻子生活在难以排解的阴影之中;吉勒特以黑客特有的方式对出走的父亲表达思念之情,网络空间叱咤风云的他,在深爱的妻子面前却显得无比木讷……这一切,在全书高科技的氛围中,给人物增加了温情和动人的魅力,一方面与菲特对人类的冷酷无情形成鲜明对照,另外也在似真亦假、似假亦真,似乎无处不在却又看不见摸不着的冷冰冰的网络世界中加进了几许温馨。这些细节描写与作者在小说中不去极力渲染暴力场面,而是以精心铺排的情节吸引人,以充满智慧的推理打动人的做法一道,充分体现出迪弗追求精品的努力和作为

惊险小说大师的功力。

这部小说不仅以精彩的情节和成功的人物塑造吸引读者,更以其专业细节的营造烘托出小说独特的氛围,使故事真实可信。为此作者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对计算机行业和相关知识从宏观背景到微观细节上都了然于心,并在书中大量插入这些研究资料,甚至在章节编排上都采用了计算机语言中习见的二进制数字系统。无怪乎有评论家称之为“一部计算机术语词典”。不过,作者并没有把小说变成枯燥无味的电脑教科书,而是巧妙地将电脑专业知识与故事情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小说中特意设计了毕肖普和谢尔登这两个人物,他们是普通的刑事侦探,吉勒特和计算机犯罪调查组的成员在书中经常向他们解释专业术语。作者由此巧妙地将术语解释与情节结合起来,在毫无人为痕迹的自然叙述中,使该书既适应了题材的要求,又不致给普通读者造成阅读上的困难,同时还起到了通过文学作品普及计算机知识的作用。

该小说同时还是一部警世之作。它在展现计算机世界神秘独特的魅力和几乎无所不能的神奇的同时,揭示了网络的另一面以及人类对计算机的爱恋中可能隐藏的种种凶险。作者以哲人的睿智看到这一切,通过小说告诫读者:随着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人们对电脑的依赖与日俱增,随之产生的各种形式的网络犯罪也使电脑系统的安全性变得越来越脆弱和不堪一击,利用电脑侵犯人们的私人生活和创造发明正日益成为新世纪特有的罪行。倘若人们不加强自律和防范,任其发展下去,书中虚构的情节完全有可能在某一成为我们身边的现实。读完该作品,我们会对自己越来越依赖的电脑有一个新认识,促使我们面对电脑时多几分思考。这里的“我们”不仅包括普通电脑用户,更包括纵横网络空间的黑客和准黑客们。当自由被发挥到极至,便可能物极必反,害人害己。

虽然书中描写的这一切并非危言耸听,读者也不必过分惊慌

失措。如何挥舞好网络这把双刃剑,全在我们正确把握。正如书中指出:“计算机也是真实的。它们正日益成为有血有肉的生命的一部分,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我们需要问自己的不是这种改变是好是坏,而仅仅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问题:在我们通过显示器步入蓝色虚拟空间的时候,我们究竟想充当什么角色?”

有评论家称,《蓝色虚拟空间》体现了迪弗小说的一贯风格:勇敢无畏的英雄(虽然可能有这样那样的弱点),心理变态扭曲的杀手,每隔几章就有一个惊心动魄的“最后时限”,整个故事跨越时间极短(从案发到罪犯毙命不到四十八小时),情节上充满意料之外的峰回路转,紧张场景扣人心弦。与此同时,这部小说又是那么新颖别致,不同以往。这一点充分体现在题材的创新与突破上。它反映了作者善于抓住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生活热点问题的努力。当被问及此书创作灵感来自何方时,迪弗的回答是,作为惊险小说作家,他的责任就是尽其所能,为读者奉献最最惊险刺激的阅读体验。他显然是做到了。

当我把人脑比做电脑时,决非对人脑有任何不恭冒犯之意,而是为了表示电脑具有巨大潜力。我不认为人脑不像我们所想像的那般聪明,但确信电脑可以比我们所想像的聪明得多。

——W. 丹尼尔·希里斯:《电脑如何思考》^①

I

奇才

计算机……可以用来实施几乎任何形式的犯罪,甚至可以用来置人于死地。

——引自洛杉矶警署一位警官的话

第 00000001/一章

那辆破旧不堪的白色轻型货车令她心神不宁。

这是在加利福尼亚州丘伯提诺城德·安扎街的维斯塔餐馆。列拉·吉伯森坐在吧台旁,紧紧攥着冷冰冰的马提尼酒杯,完全不理睬近旁站着的两位小伙子投来的挑逗目光。这两人都是被称为“芯片骑士”的专门从事硬件制作或销售的电脑公司员工。

^① 希里斯:美国应用才智计算机软件公司首席技术官及创办人之一。该书原名 *The Pattern on the Stone*, 字面义为:《硅石上的图样》。

她再次向外看去。绵绵阴雨中，并不见那辆没有窗玻璃的福特伊克诺莱小货车的踪影。但她确信，它在从她家到餐馆的这几英里的路上一直在跟踪她。列拉滑下吧台凳，来到窗户边向外眺望：那辆车并不在餐馆的停车场里，也不在街对面苹果电脑公司或相邻的属于太阳微系统公司的停车场里。从逻辑上说，假如开车人的确是在跟踪她的话，这两处可都是停车监视她的好地方。

不，那辆车只是个巧合，她暗忖，只是自己一时多疑才把它看得过于严重了。

她回到吧台坐下，瞟了瞟那两个一会儿自得其乐，一会儿又向她投来暧昧笑容的年轻人。

就像所有来这儿寻欢作乐的小伙子一样，他们穿着宽松的休闲裤，衬衫外不打领带，脖子上挂着在硅谷无处不见的标记——用细帆布带系着的公司标识牌。这两人佩戴的蓝色牌子格外醒目，是太阳微系统公司的。餐馆里的其他人中有来自康柏、惠普和苹果电脑公司的员工，当然少不了还有一些新出道的毛头小伙，他们来自大批新成立的网络公司，硅谷尊贵的老驻客对这些公司很有些不屑一顾。

列拉·吉伯森今年三十二岁，比这两位追求者可能要大上五岁。但她属个体经营，从事的又并非电脑行业，因此无疑要比他们穷上五倍。不过这两个男人才不会在乎这个。她生动并富有异域情调的脸庞，一头散乱的乌黑头发，高及脚踝的短靴，红橙两色相间的吉卜赛式裙子，以及一件令她苦心锻炼出的臂肌格外引人注目的黑色无袖上装，这一切早已将他们迷得神魂颠倒。

她估计再过两分钟这两个小伙子中就会有一个上来搭讪，而她只错估了十秒钟。

年轻人朝她说的不过是她已听过无数次的老一套话的翻版：对不起我并不想来打扰你不过我说你要不要我替你打断你男朋友的腿居然让如此美丽的小姐孤身一人在餐馆苦等顺便请问在你决

定打断哪条腿时能否允许我请你喝上一杯？

换了别的女人，也许会勃然大怒；或者一脸尴尬，面红耳赤，结结巴巴无言以答；甚至有可能顺水推舟，借机也来调情一番，让他请自己喝一杯根本不想喝的酒，只因为不知该如何对付这种状况。那些都是比她柔弱的女人。而列拉·吉伯森并非寻常之辈，她曾经被《旧金山记事报》授予“都市自我防卫杰出女性”的称号。此时她两眼正视男人的眼睛，彬彬有礼地微笑应道：“这会儿我想独个儿呆着。”

就这么简单。交谈结束。

他惊讶于她的坦率，于是避开她坚定的目光，回到同伴身边去了。

力量……这就是力量。

她啜了一口杯中的酒。

其实那辆该死的白色货车已经让她想起了所有的防身细则，那是她在担任女子防身教练，教授女子如何在当今社会保护自己的经历中摸索总结出来的。刚才在驶往餐馆的途中，她往后视镜瞧了几次，便注意到那辆货车保持十米左右的距离尾随在后。开车的是个小伙子。白种人，但棕色头发梳成蓬乱的“骇人”辫子头样式。他身穿作战服，尽管是阴天，还下着蒙蒙细雨，却戴着太阳镜。当然，这里是硅谷，从懒汉到黑客各色人等都有。即便是到星巴克咖啡店喝咖啡，看到说话彬彬有礼的服务生理着光头，身上到处刺着挂饰物的孔眼，一身都市贫民区痞子打扮，也是稀松平常之事。不过，开车人瞪着她的目光里似乎包含了某种莫名的敌意。

不知什么时候，列拉发现自己正心不在焉地把玩放在手提包内的胡椒面瓶。

再次往窗外看。眼前只有用从事网络业赚的大钱购买的豪华轿车在来来往往。

再看看室内，周围云集的不过是些没有恶意的电脑高手。

放松,她对自己说,同时吸了一口烈性马提尼酒。

她望了望壁上的挂钟。7点1刻。桑蒂迟了十五分钟。她平常不这样的。列拉拿出移动电话,但屏幕上显示的却是:停止服务。

她正准备找一部付费电话,一抬头,只见有位年轻人走进餐馆向她招手。她确信自己认识此人,但在什么地方认识的却记不起来。不过那一头梳得整整齐齐的金色长发,以及嘴上蓄着的山羊胡子,在她脑海还是印象蛮深的。他下身穿着白色牛仔褲,上身是一件皱巴巴的蓝色工作衫。惟有与硅谷商人身份很是相称的领带,还能表明他是美国这个公司制国家的一分子。不过领带上的图案既不是条纹也不是摇滚歌手杰瑞·加西亚推崇的和平花,而是一只卡通翠喜鸟。

“嘿,列拉,你好。”他上前握了握她的手,倚着吧台。“还记得我吗?威尔·伦道夫,桑蒂的表兄?我和切丽尔是在楠塔基特岛——弗雷德和玛丽的婚礼上认识你的。”

对,就是在那里见到他的。当时,他与怀孕的妻子一道和列拉及其男友汉克坐在同一张桌上。“当然记得。最近怎么样?”

“还好。就是忙。怎么,还有谁没来吗?”

他的标识牌上写着“施乐公司帕罗阿图研究中心”的字样。她不由得肃然起敬。即便是不搞电脑的人也都知道施乐公司富有传奇色彩的帕罗阿图研究中心,它在往北距离这儿五六英里处。

威尔示意服务生过来,点了一杯低度啤酒。他问:“汉克近来如何?听桑蒂说他正设法在威尔斯伐戈银行找份工作。”

“哦,对。已经找到了。目前正在洛杉矶接受新员工培训。”

啤酒端上来了,威尔喝了一口。“祝贺你们。”

停车场上一团白光闪过。

列拉心里一咯噔,迅速朝它望去。可那是一辆白色探险家福特汽车,里面坐的是一对年轻夫妇。

她的目光越过福特车,再次环顾了一遍大街和几个停车场,回想起在这儿的途中,当她拐进餐馆停车场时,那辆货车曾从她车旁驶过,当时她朝车身瞥了一眼。那儿有一块暗红色的污渍,也许是泥巴——可她觉得它更像血迹。

“你没事吧?”威尔问。

“没事。对不起。”她收回目光转向他,暗暗高兴身边多了个盟军。这又是一条防身细则:二人同行永远胜过孤身一人。此时列拉将它略做修改,加上一句:即便两人中有一个是骨瘦如柴,身高不超过一米七七,还系着一条卡通领带的计算机高手。

威尔继续说道:“刚才在回家的路上桑蒂打来电话,问我是否可以在这里停一下,给你捎个口信。她一直打你手机,可怎么也打不通。她加班迟了,问你能否到她办公室附近的那家餐厅和她见面。那个地方你们上个月去过的,叫仙乐是不是?山景城的仙乐分店。她预订了8点的桌子。”

“你没必要亲自过来。她可以将电话打给这里的服务生,让他们跟我说。”

“她还想让我顺便带给你上次在婚礼上拍的照片。你们俩今晚可以一起瞧一瞧,想洗哪张尽管告诉我。”

这时威尔见到一个朋友经过吧台,举手打了个招呼——虽然硅谷方圆几百平方英里,说到底还只是个小镇。他朝列拉说:“我和切丽尔本来准备在这个周末把那些照片——带到圣巴巴拉城桑蒂家的……”

“是呵,我们准备星期五到那儿去。”

威尔停顿了一下,似乎有什么了不起的秘密要与人分享。随即他拿出皮夹子,翻开来,露出一张他与太太和一个粉嘟嘟小不点婴儿的全家照。“上星期刚出世,”他骄傲地说,“克莱瑞。”

“噢,真可爱。”列拉轻声赞道。

“为此我们会有一段时间不出远门。”

“切丽尔好吗?”

“她很好,孩子也很好。这种感觉从来不曾有过……不过,我得告诉你,一旦做了父亲,生活便完全改变了。”

“对此我毫不怀疑。”

列拉再次看了看钟。7点30分。晚上这个时候开车到仙乐要半个小时。“我最好现在就过去。”

随即,一阵惊恐猛地又袭上心头。她再次想到那辆货车和开车人。

“骇人”辫子头。

斑痕累累的车门上那块红褐色的污渍……

威尔用手势招呼服务生过来买单,并付了钱。

“你不需要这么做,”她说,“我自己来。”

他大笑。“你已经付了。”

“什么?”

“还记得婚礼上你告诉我的那家共同基金吗?你才买的那家!”

列拉想起自己当时肆无忌惮地大吹特吹一家生物科技基金如何了得的情景,那家基金去年猛涨了百分之六十。

“从楠塔基特岛回来后,我就狠狠买了一笔……于是就……多谢了。”他把啤酒瓶朝她歪了歪。随后站起身:“你没事吧?”

“当然。”列拉嘴里应着,双眼始终不安地望着门口,两人往外走去。

只是多疑罢了,她宽慰自己。随即心里泛起平日时不时会涌上心头的想法:看来确实应该给自己找份实实在在的工作来干了,就像餐馆里所有这些人一样。她不该满脑子想的都是暴力。

肯定是这样的,不过是多疑症在作怪……

可是,倘若果真如此,当她拐进这家餐馆的停车场,并朝那个梳着“骇人”辫子头的小子瞥去一眼时,为什么他要那么快地加大